

曾文正公書札卷十八

與羅伯宜

攻城最忌蠻攻兵法曰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罪也故僕屢次寄書以蠻攻爲戒凡狡悍老賊與外強中怯之新賊無難辨別足下從征有年於該逆技倆當亦能測其淺深耳地道若成轟陷時宜以千人集缺口搶登其餘各營伺各堞守陴疎懈之處先登借缺口以驚亂賊心而非專恃缺口以成功也

與羅伯宜

數日不接來書心甚懸系虎營人來言攻城仍未得手竄地道

之法貴在火藥飽足緊封閉固使其力猛而氣無所洩故能轟陷十丈八丈之遠若氣洩則仍轟出隧外於城牆無涉氣固而力不甚猛則僅能掣裂不能崩陷二者皆定理也此開水陸兩次僅解去藥二千斤且硝多磺少決不敷用日內趕配磺多之藥計解到在十天以外此軍抵建彌月恐士氣垂垂老矣閩兵三千究竟可用否張從龍膽識如何現奉諭旨飭赴金陵向營想廉學使已有文到建頃聞金陵局勢已有轉機吉中丞所失之九華山營盤業被張國樑奪回如閩省兵將果甚得力僕尙欲奏明畱於江省調遣也六營兵勇果有紀律否得勝歌中之語能行得十分之一二否口糧僅發百文羣有缺望否聞建

郡各屬尚可勸捐若捐至數千金加發各勇夫口糧以補省發之不足能每日再加一百則每月僅欠二千四百文將來之彌補較少目下之呼應較靈果有可加則請作爲六琴太守之私惠初政能施恩惠後日用法而人不怨辦理自易得手也

與李次青

閩兵之來建昌者頃奉諭旨調赴金陵大營該軍未與此賊周旋原難必其得力惟業已來此乃不能不惜其去鎮江逆賊連撲高資九華山二大營吉中丞殉難蘇杭震動向帥寄何根雲中丞信茲抄呈一覽近日又得玉山探報張國樑帶兵四千已將九華山營盤奪回或彼中已有轉機此項閩兵仍當奏畱

江省牽制建昌之賊俾羅彭六營得以移調他往也

與羅伯宜

饒州旣失江省大局益壞爲今之計西則貴有大軍駐紮瑞州等處迎接兩湖之援紅東則貴有大軍駐紮安仁等處保全廣信之要郡江西一綫生機惟在廣信河口呆餉鹽餉捐務釐務月可得二三萬金現飭舉林兩營二千人進剿冀復饒郡而保信州如饒不能克則須於安仁屯一大軍屏蔽撫饒通信之路而接水師通省之路其西剿一軍亦必不可少賊之精銳悉萃西路不以一軍迎之則袁萬援師終無來會之期此大局之宜審者也足下率六營者在撫專以斷援賊接濟爲主不必乘梯

登城深溝高壘自治嚴明以待援賊之至而甯
輯新軍尙屬可觀得勝軍僅亡四十人餘俱無恙

與彭九峯

瑞軍尙無移大坵之信貴軍想不能不赴瑞會
矣大坵不知果好駐營否如不可駐須另擇一處
但求橫梗於中使瑞奉兩處之賊不通耳我能
立一老營如該逆梅家洲小池日之例深溝高
壘爲堅不可拔之計合貴軍與瑞軍萬人者分
而爲二以半駐老營憑壘而守之以半出征伺
瑕而擊之此半出則彼半休彼半出則此半休
我常爲主賊常爲客或尙有困賊之一日若不
早定大計以萬人而頓於堅城之下設石逆復
自鄂省來

援則士氣恐漸就衰竭益不可用也足下與瑞軍會合後卽力
持此議擇要移駐老營一定僕卽日前往與舍弟及吳普劉肩
子相見並勞諸軍士幸無游移不決官軍向不講守壘之法足
下須日日與眾將講求至要至要

與林秀三

與悍賊相持晝夜嚴防實非易易貴軍自至撫以來大小數十
戰屢挫凶鋒保全東路半壁爲功不小已有旨准令保舉出力
各弁此次雖小有挫折想大軍尙足自立也尙望激勵將士始
終不懈聞耿李二君足爲羣英領袖應如何破格優獎由足下
酌量稟商唐得陞陳大力戴榮貴郭毓龍郭式源等卽日催赴

撫營六月餉項亦卽日起解望閣下堅持定力不動不搖疾風暴雨終朝卽止危棋急劫須臾乃定四十里街之賊本日聞已退去郭守謙等之廣義軍或可調至撫郡閣下亦宜營孟嘗薛中之窟築孫氏濡須之塢早規善計以立不拔之基至囑至幸

與彭九峯

僕枯飭移營益有鄙意三端一則頓兵堅城賊常主而我常客是僕所深惡者也一則自省至瑞恐中間屯賊梗塞使我交報餉道不通也一則僕親至營盤犒勞與各營綢繆數日而後可分爲兩支調遣也今時衡之意欲於北路離城十餘里駐紮甚好甚穩請卽日與各營定計行之惟於僕之意第一層已相合

矣第二層三層尙未能悉合將來仍須熟籌曰下城北紮營不可用四面受敵之地至要至囑

與彭九峯

接峙衡信謂曰內將開大仗少遲數日再行移營等語軍情難以遙斷應遲移應速移聽峙衡與足下相機行之可也但究須移開不宜久頓堅城之下賊常主而我常客耳吳竹莊帶彪勇並義武營馳勦新昌甚好甚好有重兵以鎮守有輕兵以鵬勦正合古人奇正互用之法但竹莊一軍未歸之前瑞州大營暫只宜移於北路十餘里以便與竹軍通消息此又隨時之變在軍中者所當斟酌也

與彭九峯羅伯宜

各營出隊均不慌忙亦無輕進輕退之弊甚欣甚慰若常守此規模則日上蒸蒸自可百戰百勝聞濠溝尚不甚寬深乞飭各營日夜開挖吾之法卽以壕內之土加諸牆上故濠深一寸牆卽高一寸各營官不守我法分壕與牆爲二事濠內之土無所歸又於濠外添一斜坡最易誤事然較之濠溝太淺者究勝一籌也

與李次青

接來書足下自請進劄頓兵堅城鬱鬱不得一當非特足下焦關僕亦慮之久矣惟撫州江楚二軍當積疲之後傷病之眾合

之則尚可支持分之則難於獨立且多撥數營征勦河口則居
守撫州者患其單多撥以居守撫州則征勦河口者虞其弱若
全數調以東征置撫州於不顧則所患者不在直撲省垣不在
竄擾東進安餘而在南昌豐城二縣目下收漕收捐正在暢王
之際驟撤撫圍則零匪四出鄉民觀望漕捐並沮而建昌當此
兵疲餉乏之後亦深恐撫賊之逸出來攻有此二者是以不敢
全撤撫圍然而河口壓忽之賊不能不思撲滅撫州久鈍之師
不能不思掣動此間方集議妥善之策而拔營之難亦非倉卒
所能了辦一則發餉須略寬裕乃能裹糧啟行二則賣軍傷病
各缺須於未拔營之前挑補完全三則營中大礮及各累重之

物須先行搬運回省尊處請於數日料理諸務此間定議後卽專札送撫亦欲接足下報我去函再定也

江楚二軍平江勇必須合而爲一五岳一營現已札飭以一哨補足五爵營餘四哨分補傷病各額龔岐舉在前營踽踽涼涼心常依戀足下今飭其歸依左右合計尙得六千人若加意訓練終屬勁旅蓋平江勇之長處有二賭博鴉片之積習不深一也多勁健能戰之士二也其短處有一不知上下之分難於約束是也存其長而懲其短在足下之一心一手非他人所能爲力矣

與羅伯宜

此時已聞石逆之警營盤不宜移紮就現在之營日夜濠濠以寬深二丈爲度日內專以蓄養銳氣爲主城中之賊出而搦戰我軍善刀而藏堅壁不戰石逆初來我軍亦宜用此法該逆前月過興國時所帶盡裹脅之人軍械亦不齊備陳方家信決其必敗果爲迪庵所摧蓋此賊亦誇大而不精矣我軍以精整勝之可也

與羅伯宜

省中各營官多有用之材頡頏作氣勢不問下人亦將領之常態足下當剴切勸導峙衡之短處在所見聞偏其長處在雖偏而不私峙衡之令人怨處在好當面罵人其令人感處在好救

人之危急此僕詢之中後營各勇而知非僅聞之舍弟與足下也足下將此數端一一婉告省中諸將略其短而服其長自然互相敬愛矣

與劉峙衡羅伯宜

接廿六夕手書具悉是日大戰獲勝吾意欲屢次堅壁不出以驕賊氣不知果可行否伯宜不特爲省營新親附並爲援軍所敬信若貴恙已愈自應畱瑞以維繫人心待僕至瑞之日給假回楚一行可也峙衡添營之意甚誠吾不忍拂惟自河口失陷廣信被圍以來江西一勺活水忽爾遏絕此後餉項全無來源是以再三躊躇未敢慨然允許石逆東來豪無信息或仍畱鄂

中或竟下金陵亦未可知此間局勢稍紓彪勇尚可鵬翔數處
再行回瑞九舍弟與周梧岡在省各招千五百人月初當可起
行來江屆時時衡或與九弟同爲一枝出勦各路瑞州老營卽
交梧岡轄之亦均不嫌其單薄也

與李次青

二月十一日酉刻接到家信慘悉家嚴於初四日巳刻棄養自
正月廿六日中痰僅病七日遽遭大故皆不孝罪孽深重延致
此禍行止大局現尙未定日內再當專使奉告年來相從最久
者惟閣下嘗盡千辛萬苦不堪回首一一細思也六舍弟當於
二日內奔喪旋里先此奉聞

與李次青

國藩因大故而去營惟於足下處深自負疚刻刻不忘務祈善自保重如瑞州克復則普吳二君中得一人與足下輔車相依可稍慰也

與李次青

前於閩部後布達一函定邀矜照國藩痛嬰斯酷哀楚難勝計自謬逐朝行二十年來未伸一日之養昔歲母喪未得終制今茲父喪莫親含殮於軍國爲贅疣於家庭爲罪人現已馳報奏請奔喪回籍守制仍雙請赴營効力定於二十日匍匐就道恨不得星飛抵里撫棺一痛一切情形附具摺稿一紙並抄移將

軍中承原咨一件敬呈尊覽亦可得其大略惟足下係因國藩
而出辛苦磨折誓不相棄今國藩迫於大故不克相依共命實
深愧負撫州各戰尙未保舉并負麾下士卒臨風無任歉仄統
惟心鑒

致楊厚庵

接惠書欣悉潯郡克復屠僂無遺六年悍賊卒就殲夷至爲慰
幸旋聞黃衣酬庸並予優敘殊勲懋賞允愜人心舟師東下共
率幾營安慶逆黨無多或可以虛聲下之金陵克復亦係指顧
間事水軍自始至終悉仗大力竹帛之勳遠軼古初黃國堯等
前赴廬州造船不知近在何處巢湖之賊想久肅清若猶未也